

丁天

青春三部曲之①

Wound's Beats

伤口咚咚咚



文化艺术出版社

伤口咚咚咚

作者：丁天

主编：兴安

◆ 好看文丛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伤口咚咚咚/丁天著.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 4
(青春三部曲; 1)

ISBN 7-5039-2001-7

I. 伤… II. 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5311 号

伤口咚咚咚

作 者 丁 天

责任编辑 仲 江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

网 址 <http://www.whysbook.yeah.net>

E-mail whyscbs@126.com

电 话 (010) 63457556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忠信诚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18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001-7/I·866

定 价 17.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目 录

- 第一章 甜蜜的麻烦 (1)
- 第二章 别让她“磕”我 (17)
- 第三章 秘密情人 (31)
- 第四章 谁在操纵我 (54)
- 第五章 吉卜赛纸牌 (70)
- 第六章 婊子的牌坊 (83)
- 第七章 疮发了脓 (91)
- 第八章 无疾而终的恋情 (112)
- 第九章 手淫的苦闷与自杀的美丽 (131)
- 第十章 青春的裸体 (144)
- 第十一章 恐惧与战栗 (156)

第十二章	无情的情书	(166)
第十三章	我出卖了谁	(175)
第十四章	苦夏	(189)
第十五章	分手总是在雨天	(206)
第十六章	循环的梦魇	(230)
第十七章	残酷的青春真相	(242)
第十八章	多年以后，重温初夜	(267)
	后记	(279)
	国内文学界关于《伤口咚咚咚》的讨论	(281)
	青春的背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专访丁天	(283)
	丁天：要用作品打动读者	(290)

第一章 甜蜜的麻烦

1

那些刻骨铭心的青春往事过去已经足有十年之久了，当时在意的许多东西，现在想想，已经无所谓了，比如：那些折磨人心境的青春期情欲冲动没有了，那些只针对某人某事的耿耿于怀烟消云散了，重金属摇滚一般的内心嘶喊也变成了寂静之声。而当时没有留意的东西，现在却能够理清思绪，好好想一想它们的前因后果，比如：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到底是谁伤害了谁？又是谁把我们的青春编织得这样复杂，复杂到了乱七八糟的头绪像是座走不出的迷宫，复杂到了当我们不经意间回忆起往事的时候，竟看似简单得如透明的水晶。

这十年来，我一直觉得我的整个青春生活是一笔糊涂账，像是活在一个接一个的梦里，梦醒之后，前一个

梦旋即被忘却了。林雪、徐静、刘倩等等，一张张现在已经变得模糊的女孩的面孔构成了我全部的青春梦境。每个女孩单独想起来，都像是一个纯美的青春恋爱故事，放到一起，却变得难以自圆其说。纯美？纯洁？纯白？似乎都谈不上了。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无知、恐惧、纠缠和盲目。

有一天早晨，我从梦中醒来，头脑尚未完全清楚。我从床上迅速地爬起来洗漱，然后下楼，打开自行车，心里想着：“坏了，今天又要迟到了。”

跨上自行车的一瞬间我才明白过来，我早已在多年前毕业了，再也不用每天急急忙忙赶着上学了。明白过来后我略有些失落，同时心里也很庆幸，那段日子我终于熬过来了。然后我还是骑车去了十年前，我十七岁时所在的那所学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在头脑迷糊的时候竟想着要照常去上学，那条路我足有八九年没有骑车走过了。中学毕业之后，继续求学、恋爱、工作、辞职、写作，我本以为这些新的生活早已经把从前那些属于成年以前的生活覆盖掉了，或者干脆删除掉了。

站在校园空空荡荡的操场上，早晨八、九点钟，现在的孩子们是不是还在利用第一二节课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数学、物理、语文这些主要科目上？我看了往昔生活的一个场景。编成一队队的男孩女孩们在伸动着胳膊做课间操，领操的是我们的体育老师刘大鸡巴。实在抱歉，我一直不知道他的本名，只记住了这个外号，不知道是哪一位学生给他起的，也不知道那个学生是男是女。



这些东西都无从考证了。

我看到刘大鸡巴拿着麦克风站在领操台上，说：“下蹲运动，一定要蹲下去！压腿运动一定要把腿劈开！那个女同学，请你把腿劈开，劈开！”

刘大鸡巴又说：“我们的同学为什么要穿那么瘦的裙子和裤子呢？如果个别同学实在因为裤子紧，蹲不下去就算了！站起来算了！”

全操场的孩子都在努力地往下蹲，只有一个男孩慢吞吞地站了起来，带着那么一种不求上进、随随便便的态度。

刘大鸡巴朝那个男孩一指，愤怒地说：“那个男同学！你的裤子那么宽松干嘛要站起来？”

于是，那个男孩就在四周的一片哄笑声中又慢慢地蹲了下去。

那个假装满不在乎，喜欢出点小风头，耍个小聪明的男同学就是十年前的我。那天，我在做课间操时，还不知道下了课间操就会有麻烦要找到我了。那个麻烦跟刘大鸡巴没关系，是由一个我不认识的女孩寄来的一张情人卡带来的。

是一个甜蜜的麻烦。

那个甜蜜的麻烦像是一粒种子，在后来那段不长的时间里慢慢生长，最后结出的却是酸涩的果子。

2

下操后，我刚一回到教室就收到了那个甜蜜的麻烦。麻烦装在一个大号的白色信封里。麻烦的载体是由两个女同学从楼下传达室帮我带回的。

当时，我对那封充满诱惑的“撒旦诗篇”所具有的危险性毫无预感，就那么随便地接受并拆阅了它。直到如今，我才渐渐明白那其实是一把钥匙，开启了我以后的病态人生之门。

“嘿，哥们儿，这有一封你的信。”

我回过头，看到那一胖一瘦两个丑得颇有气质的女生面带笑容、挤眉弄眼地朝我走来，知道逝去的一切又将不可避免地重演，回到它的初始状态。

不用拆开，从那特别的大信封上就可以看出里面是情人卡一类的东西。背面的封口处还贴了一张香港女明星的不干胶画片。叶子媚穿着三点泳装，一手托胸，一边护着下体。

“哎哎，看看，谁给你发的呀？”那两个女生好奇地趴在我身边，探着脖子向我手中的信封张望。

“去去去！”我挥着信轰她们。

“噫！德性，有什么呀？跟真的似的。”瘦子翻着她那双白多黑少的大眼珠子作可爱状。

“就是，连声谢谢也不说，以后不管你丫的了。”胖子嘴里嚼着面包圈，和瘦子不满地联袂走开。

我拆开信封，里面果然是一张情人卡。封面很漂亮，几束红色的玫瑰花插在一只让人想入非非、情思汹涌的粉红色高跟鞋里。这只高跟鞋的主人得长成什么样才好啊？

我发了会儿呆，打开情人卡，却发现里面写的东西着实叫人摸不着头脑：

“××（我的名字），还记得我是谁吗？好好想想！”

接下来是一首什么友谊是心灵的桥架起整个世界陌生变知己之类不知从哪儿抄来的歪诗。

我看了眼落款，署名刘倩。字迹和名字都很秀气，看来是个女孩，但我却不认识。

为了怕引起同学的围观，我把情人卡胡乱塞进书桌，假装并没很在意，其实心里却有些扑通。我当时决定先不去想这件事，趁上课的时候再去“好好想一想”。

那天上午的第三节是英语课。教我们的老师是个表情严肃的老头，六十岁上下，个头很高，人却很瘦。那个老头为人和善，课讲得还行，但老人可能经历的人生世故太多，所以很超脱，很有修养，决不计较同学们是否在听，只管咕咕噜噜讲自个儿的，不紧不慢，小驴拉磨似的。他的课在同学中间大受欢迎，因为轻松。

第四节是历史。我们的历史老师是个年轻的女教员，

大约二十六七岁的样子，人长得还过得去。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历史老师讲课麻利，常常离下课大约还有十分钟她就结束了她的全部内容，叫我们自己看书。而她自己则站在讲台边的窗户旁望着窗外出神，不知道在想谁。

关于那个年轻的女老师，现在我还能记起一两个有趣的细节。夏天的时候，她喜欢穿一身白色的连衣裙，那种连衣裙如果里面没有衬裙几乎跟一丝不挂没什么区别。有一天，天知道是什么原因，她还真就没穿衬裙来讲课了，于是我们知道了她喜欢穿白色的三角裤，而且她的白色内裤也很薄，因为透过她女侠客一般的胜雪白衣，在她那“一个中心”的地方，隐隐地有些发黑。那天，肯定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了她那“一个中心”的色彩突出，包括她的同事们，因为所有的男老师面对面与她走过时都不自觉地用眼角偷偷往那儿瞄，但却没有一个人告诉她。

只有齐明这个傻瓜是个好孩子，那天放学，齐明在校门口看到历史老师，便故意背对着她冲着操场喊：“快捂住，我可看见你了！”

当时，我们班主任老王正好也在场，他愤怒地盯住齐明，大喝道：“嘿，你这么点儿小孩儿怎么那么下流？”

我们的历史老师不明所以，还特天真地问老王：“他怎么了？那男孩怎么了？他说什么？”

老王支支吾吾地说：“没什么没什么。”

3

我没心思听他们讲课，偷偷把那张情人卡拿出来翻看，对着那只没人穿的高跟鞋直相面。

刘倩，我默念了几遍这个名字，大致搜索了一下自己记忆中熟与不熟的人，确实不认识，而且闻所未闻。尽管这个名字已俗到马路上一喊就会有人回头的程度，可在我的生活中还真没有这么一号。

这种没头没脑的事在我活了这么多年来还是头一次，我有些束手无策。不过从前我倒是曾收到过那种女孩的传条儿。那一年我十三岁，给我传条儿的是我们班上的一个女孩。当时我是在厕所里看的，鼓了半天勇气才伸出哆哆嗦嗦的手，用怦怦跳动的心拆开了那张瞪了自己半天的纸，一边看一边为自己脸红，好像那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犯罪行为。然后，强迫自己压抑住那莫名的冲动和兴奋，把它撕碎扔进了马桶。那种紧张的感觉真仿佛电影上敌人警车的鸣叫声已经响起，而我方的地下党还没有处理完最后的机密材料。以后再见了那女孩儿便赶忙面无表情低头而过，吓得人家女孩儿什么似的。有一天，她在车棚看见我，见四下无人，像欠我什么似地对我说：

“真对不起啊，你千万别往心里去，都是我一时瞎写的。”

我说：“我知道我知道。”然后蹬上自行车飞也似的跑了。

现在我一想起那件事来就不禁心中隐隐作痛。真他妈的该死！不过我那么做也是有道理的，因为那时班上总是为男女生传条的事折腾，闹得跟白色恐怖的大搜捕似的。唉，真不愿想起这些让人恶心的破事儿，想起来就让我觉得活着没劲，没劲透了。

刘倩。刘倩？我又重新仔细回忆了一下自己生活中有可能和这个名字发生关系然而又容易被人忽略和淡忘的细节，诸如车站的搭讪、谁的生日晚会或哪次画展音乐会什么的，这些已是我记忆宝库中的角落和边缘了，然而翻箱倒柜搜神寻鬼，折腾了半天却仍一无所获，最后只好放弃努力。我气馁地发现原来我的生活竟是一片空白，除了“两点一线”根本不会有什么浪漫的奇遇可言，这个发现让我心里有点儿不是滋味。

我的生活圈子竟是那么狭小。小得让我在记忆中找不到一个那么普普通通平平淡淡的名字。

在课桌下翻来覆去地玩着情人卡，我突然想到这可能是谁给我玩的恶作剧。黄力？齐明？刘军？如果真是那样就太没劲了，白激动一场。可字迹却真是女孩的呀，刘军让他女朋友代写的？他们让徐静代写的？可这也不是徐静的字迹啊。

徐静。我觉得她是惟一有可能的女孩，可是她压根不姓刘，而且就算是投石问路也根本不必用这种形式。

现在我看到那个年轻的自己为了那么一张情人卡而绞尽脑汁苦思冥想像思考一道没有谜底的数学习题似的，就忍不住想笑。由此可见，当时我确是装得满不在乎的样子，其实心里万分激动，所以后来的麻烦也全都是我由于定力不够而该着，是自找麻烦。

4

下课后，我到理科快班和文科快班去看了看，发现他们还没下课，我的朋友们坐在里面。每回就我们文理科的两个慢班下课早，我们仿佛是学校的拖累和垃圾。教我们的老师也不行，跛驴配破磨。我趴在理科快班门后的窗口，看到黄力正瞪着大眼睛在作认真状听讲，就冲他们大喊了一声：

“黄力！你想过性生活吗？”

他们班哄的一下全笑了，回头都看黄力。我没等老师出来撒腿就跑。

我十七岁时常常感到孤零零的，因为从前的几个好朋友在文理科分班时都进了理科和文科快班，就剩下我一个在慢班，想想也怪不是回事的。

那几个班陆续下课后，我们一干人聚到了文科快班

的教室里。徐静在文科快班，我们常在一起的朋友只有她是个女孩。我和刘军、齐明同徐静商量下午去哪儿玩。黄力说咱们别傻呵呵地在这儿呆着啊，找个地方打牌得了。

徐静说：“那就去我家吧。”

我们从教学楼出来到车棚取自行车时，校园里已经没什么人了。我打开车后发现不知哪孙子把我车后带的气门芯给拔了，大怒，破口大骂有人不道德。齐明晃着一米八六的大个子走过来，虾米似的弯下腰看了看我的车带，说：“有什么呀，你再拔别人一辆不就完了。”

我想了想，认为有理，就大模大样地顺了一个安在自己车上。大家乐，说我简直越学越坏。

黄力认为应该多拔几个留作备用，他走到一辆自行车前，眼睛望着别处，手伸到气门芯那儿“噗”一声放了气，然后大喝一声：“这是谁的自行车呀？”

我们互相打闹着，推车到传达室问看门的瘸大爷借气筒子。据说那老头曾是个五十年代大学生，不知为何沦落至此。平常，我们都喜欢和他聊天，因为他说话很有意思。我一边打着气一边冲瘸大爷发牢骚：“咱们学校可太次了，常有人干这种缺德事。幸亏我兜里常揣着备用的气门芯，要不您让我怎么回家？您以后得多留心才是，不要让坏人钻空子搞破坏。”

大爷连连点头，同情地说：“老实人遭殃啊！”

5

坐在徐静家玩牌时，我想起上午收到的那张情人卡，便说：“在座的各位是不是有人给我开了个玩笑，不应该开的玩笑？”

说着，我把东西从书包里拿出来，递给他们看。这些东西一般在我们中间是完全公开的。

大家像开会的领导似的传看了一遍，都纷纷摇头说：“奇怪，不清楚。”

过了一会儿，他们像没有被完全打死的蛇从懵懂中醒过味儿来，调侃地祝贺我走了桃花运。

“你们说什么呢？乱七八糟的。”徐静走了进来，抢过卡片看了看，扔在了桌上，然后转向我：“没想到你还挺招人喜欢？”

我对她说：“哎，不是你化名给我写的吧？”

“去你的，”徐静笑，踢了我一脚，“我有病啊。”

我很不好意思，说大家别光拿我开心呀，帮我出出主意。

“我猜啊，十有八九是咱们学校那帮初中小女孩写的。”刘军说，“那帮小孩倍儿疯。我们班那个陈敏，哎，

你怎么不认识呀？短头发，高个，就是我们班最高那个女孩儿，你肯定见过。有一回就是个初中小女孩愣把她给认成男的了，还给她写了封情书，说什么一眼就看上你了，我爱你之类的。”

“操！你丫真不开眼，没准人家就是同性恋呢。”说着，我想起黄力就有一个小朋友在初中，两人常胶似的黏糊在一起，便转向黄力：“这事看来得找你了，你不是有个小蜜斯在咱校初二吗？是不是帮我打听打听，这到底怎么个意思。起码搞清男女，同性恋我可惨了。”

“行啊，”黄力歪靠在沙发上，说，“下星期上学后我帮你问问，如果你想的话。要不干脆你就甭搭理这帮疯丫头得了，当什么事也没有。”

大家都认为这是上策。小崔是我们过去的团支书，说这事儿学校挺敏感，弄不好怕麻烦，“你又一贯是笨手笨脚，属于那种吃不上羊肉反惹一身臊的主儿，我看你还是躲着点儿吧。”

我开玩笑说：“有人一片痴情地踪着我，不闻不问是不是有点儿不太地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知道是谁了我把她辞了不就完了。再说假若真是个爱得死去活来的主儿，我一味袖手，人家寻死觅活想不开，闹出人命来咱良心上也过不去呀。”

“我说你丫平常是不是也不照镜子呀，”黄力轻蔑地拿眼斜愣着我，“你还值得有人为你去寻死觅活？这不是倒霉催的吗？”

众人乐。我扑向黄力和他闹，反被他给反拧了胳膊，